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五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吳之承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五十一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軍政令十一

大將一

白上將軍處右 晉謀元帥用郤縠傳晉侯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乃用郤縠將中軍 予王之爪牙 握兵之要 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傳 建牙設壇而拜漢高祖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韓信為大將軍 鑿凶門授鉞 孫吳之法韓彭之功 位列四七軍盈十萬 衛霍寄重旌分閫外之憂 杖節 天下危注意於將陸賈曰 將軍忘家 推轂漢書王者遣將跪而推轂曰自閫以外將軍制之 握兵權 方名

之材方叔名虎啓什伍之行列四七之任禮什伍部曲也幕府衛青以幕為府轅門以車轅為門三公之上後漢和帝以竇武為大將軍位在三公之上不趨不名大將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讃奏不名式是百辟辭第霍去病為嫖姚將軍上為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絶席漢王常為大將軍與諸將絶席尚左禮記軍尚左注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決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敗績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時維鷹揚詩尚父也元戎

君子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禮命為軍師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言三軍視大將旗鼓以進退也帥賤人慢之懼不用命焉楚昭王問帥子皷曰右尹羌車與左史老皆可用也子高云云使仁者佐賢者穀梁晉殺陽處父君漏言也晉

將與狄戰使狐夜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曰古者使仁者佐賢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公語夜姑夜姑遂殺處父

請美田宅 秦使王翦將兵十萬伐荆翦請美田宅至關又使請善田或曰將軍乞貸亦甚也翦曰令空國甲士委我請子孫業以自堅爾竟虜荆王

斬君使之右 史田穰苴為大將軍將斬莊賈景公使馳救穰苴問軍吏曰馳三軍如何曰當斬穰苴曰君使不可戮乃戮僕車之右

斬諫者 趙使趙奢救韓堅壁不戰秦兵鼓譟屋瓦皆振有軍候一人言急救立斬之後云云奢賜號馬服

殺妻 吳起為魯將齊攻魯起妻齊女魯疑之起乃殺妻明不與齊也

將將　將兵 韓信謂漢高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

細柳 周亞夫軍細柳文帝勞軍出曰真將軍也

用軍市之租饗士 馮唐曰李牧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故得盡其知能

軍行無部曲行陣 李廣擊胡軍行無部曲行

陣就善水草頓舍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文書然遠斥候未嘗遇害

治軍簿至明 程不識與李廣俱擊胡正部曲行伍營陣刁斗自衛軍簿至明士多樂廣而惡不識

全師保勝 趙充國行必戰備止必堅壁全師保勝

自舉 漢降羌犯塞上使丙吉問趙充國將充國曰無踰老臣

山西出將 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

探簡 後漢鄧禹表張宗為偏將軍赤眉大至禹欲就堅城衆人憚為後拒禹書諸將名於竹簡亂著笥中各令探之宗不肯曰死生有命豈辭難就逸戰拒却赤眉

軍陣立成 後漢耿秉伯初擊匈奴封美陽侯簡易於事休止不結營部然斥候有警急軍陣立成

拜井水出 耿恭伯宗匈奴攻疏勒城絕澗水城中穿井不得恭向井拜泉湧出

善待卒而驕士大夫 蜀志關侯善待卒而驕士大夫張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手不能書 蜀志王平字必

均長戎旅間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千字愛作書論說史漢不失其指遵守法度而無戲謔舉兄子為將晉謝玄字幼度為叔父安所器苻堅南伐朝廷舉文武良將安乃舉玄竟敗堅晉國謀帥推郤穀之敦詩漢朝論將美祭遵之用儒王師有征利用禦寇軍帥不武何以即戎敦詩說禮誠趙衰之知言使仁佐賢乃處父之善對求用馬援為伏波將軍求用上哀其老未許援曰臣雖老尚能被甲上馬帝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上笑曰矍鑠哉是翁也彊禦中行穆子曰吾軍師彊禦卒乘競勸易將史記秦趙相拒廉頗堅壁不戰趙王信間諜令趙括為將代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人若膠柱鼓瑟括徒讀父書不知合變後果敗又趙良將李牧常居雁門備匈奴匈奴每至輒入保不戰匈奴趙兵皆以牧為怯趙王怒使他人代將數出戰不利復請牧牧如前竟大破匈奴

聽童謡命將吴有童謡曰阿童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羊祜求其名應者會王濬小字阿童才又可用祜因表為龍驤將軍備舟楫將失一言而軍敗死王過一言而國亡危命將以黼冕晉以黼冕命王會將中軍為太傅弓彎似月禦侮之寄尤深劍利如霜干城之任斯重早陪蘭錡應知軍政之嚴夙摠戎麾頗識兵樞之要孔征伐專委將帥白居易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為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貫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之自興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方時多虞握兵處外郭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宰臣魚朝恩程元振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讒間不行中人為制將

居易諫曰即承璀為制將四方聞之恐輕朝廷後
世且傳中人為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以智
為本 魏元忠曰周亞夫堅壁以挫吴楚司馬懿閉營而
困諸葛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
戎以智為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
進非幹畧雖竭力盡誠不免為敗若之何用之臨軒授
鉞 渾瑊為奉天行營副元帥帝
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 陸贄
云凡任將帥疑者不使使者不
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 蕭復嘗言艱難以來始
用宦者監軍
權望大重此曹止可委宮掖事
兵要政機勿使參領帝不聽 王晙贊 唐所以能威振
夷荒斥大封域
亦有虎臣為之牙距也至師行數千萬里窮討
殊鬬獵取其國如鹿豕然可謂選值其才歟 陸贄曰
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
相養以苟歲時欲褒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

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竦隱忍而不誅故忘身效節者抵諜於衆僨軍緩救者蓄奸不畏

先求易制者

令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闥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

二帥連營

韋貫之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為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

斬長蛇殪封豕

李希烈陷汝州詔拜哥舒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帝召見問曰卿治兵孰與父賢對曰先臣安敢比但斬長蛇殪封豕然後待罪私室臣之願也帝曰爾父昔在開元時朝廷無西憂今朕得卿亦不東慮

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

安祿山反榮王為元帥東討帝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

蠻貊不庭擢校為將

魏元忠上封事云

身不臨邊

陸贄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犀銳

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劫執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虜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矣

風前畧橫陣

我愛李侍中摽摽七尺長白羽八扎弓髀壓綠檀槍風前畧橫陣紫鬚分兩傍淮西萬虎士怒目不敢當杜牧郡齋獨酌

萬夫之特

勉作萬夫之特田克制

塞護長榆

塞護長榆兵分細柳梁榮幹側

雷泉之靈

太白之精雷泉之靈膺家之禎為時而生張說郭元振碑

風雲動色

貔兕作威風雲動色

齋壇命信

纛旗指越文粹

鈇郤穀之詩書

文粹臣繆寄台司幸當統帥之吉甫之文武缺郤穀之詩書此皆諸將協心羣帥宣力破朱泚露布于公異

假陸遜之鉞拜韓信之壇

段文昌淮西碑

莫重謀帥

贊皇一品集賜劉沔詔意自古出師莫重謀帥故李廣威動殊鄰吳漢隱如敵國

白偏將軍處左　職佐中軍　裨佐　裨將　記曰軍尚左見大將門注　卒尚右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位以右為上示有死志　別屯專殺後漢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輒以法斬人固奏曰秦彭專擅請誅之朝議皆然郭躬仲孫獨曰於法彭得斬帝曰當一統於督彭無斧鉞何以得躬曰在部曲則不得彭今專軍別將且漢制棨戟則為斧鉞帝乃從之　不受節度晉命王濬伐吳受王渾節度濬乘勝順流遂不詣渾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帝不許　請不置偏將馮奉世子明討羌請益兵上為發六萬人太常任千秋將以助馮奉世以得其衆不須復煩將上讓之曰大將軍出必有偏將軍何煩焉　孔偏將

尉遲恭劉武周亂以為偏將與宋金剛南侵得晉澮等州 **范陽裨將** 劉怦少為范陽裨將 **裨將** 羅弘信為裨將主馬牧 **偏裨** 李全畧事王武俊為偏裨 **解所佩劍贈之** 李光顏為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 **積功勞至節度使** 杜希全以裨將隸郭子儀積功勞至朔方節度使 **位不過裨將** 李晟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 **待之加禮** 韓滉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滉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罷幣鞍馬後晟終立大功 **官秩猶畀** 贊皇一品集賜劉沔詔意聞王逢頗有武用又緣偏裨日近官秩猶畀指揮諸軍即未為稱 **重戎事而肅王命** 一品集李丕充攻討副使晉謀元帥則有佐軍漢制出師皆立副貳所以重戎事而肅王命也 **得具嚴之稱** 同上淬其智刃研未兆之機森其禮干得具嚴之稱 **李勣**

之敗平壤參以道宗李靖之襲陰山副之公謹自古出師皆有副貳臨難則權以相濟料敵則智以相資故韓信伐趙張耳為貳吳漢征蜀劉向副軍國朝以來長用此制李勣之敗平壤參以道宗李靖之襲陰山副之公謹儻能坐覆妖巢亦自歸功元帥賜劉彥佐詔意

厚以幣招之王虔休刺史李深署為裨將澤潞李抱真聞其名厚以幣招之

身先士卒五代烏震少事王鎔以功遷裨校隸符習軍鎔為張文禮所弒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厲身先士卒晉軍攻破鎮州以功拜刺史

王周事唐莊宗明宗為裨將以力戰有功拜刺史

威名將三 老將附

白得臣猶在憂未艾也晉敗楚于城濮晉侯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艾也子玉將則文公側席而坐漢書管夷吾所居國重史記鮑子云藺相如曰彊秦不敢加兵以吾兩人也兩人廉頗藺相如也若一敵國漢書曰周亞夫為大將得劇孟喜曰若一敵國也鮮卑不敢南近塞後漢鄧訓遷烏桓校尉萬人敵蜀志張飛雄壯威猛亞關侯魏謀臣程昱等咸稱飛侯萬人敵周訪有平河洛志善撫納士皆為死王敦有不臣之心終訪之世不敢為非晉何武上書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國帶甲百萬於國不以為難子玉將則晉文公側席而坐及死君臣相賀百萬不如一賢

也頗牧之名廉頗李牧射偶人郅都為雁門守匈奴不近雁門匈奴為偶人象郅都令騎射莫能中之見悍如此也充國擊羌羌人相謂曰汝無反天子遣趙將軍年八九十善於兵法孔來嚼鐵來瑱賊懼目為來嚼鐵羌畏不敢惕息辛雲京回紇入朝所在暴鈔至太原雲京以戎狄待之羌畏不敢惕息有大畧李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畧幼不嬉弄善騎射四鄰畏威田洪正數上表固請留闕下帝勞曰昨韓弘以疾辭不就軍朕既從之令卿復爾我不應違但魏人樂卿之政四鄰畏卿之威為朕長城又安用辭察軍中素恣橫者三百人斬之汴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韓弘察軍中素恣橫者三百人斬之流血丹道弘言笑自如自是訖弘去無一人敢肆者突厥下馬羅拜薛仁貴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為誰曰

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且遁去

威震北方馬燧憚威拜城上賊將徐庭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乃挺身至城下見庭光庭光憚威拜城上

王式初交趾數有變懼式威不自安譁曰黃頭軍將渡海襲我矣相率抗黃頭軍式翌日盡捕斬之

羌道其名以怖啼兒郝玼為原州刺史自是羌不敢過臨涇玼在邊積三十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於敵獲羌必刳剔而歸其屍羌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

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李光弼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

見者重足股栗竇軌從討王世充明年還蜀既貴益嚴酷然能自勤苦每出師臨敵身未嘗解甲其下有不用命即誅至小過亦鞭箠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栗由是蜀盜悉平

回鶻不敢仰視王鍔為河

中節度使會回鶻入朝鶻欲示威武乃悉軍迎廷列五十里旗幟鮮明戈鎧犀密回鶻恐不敢仰視鶻偃然受其禮帝聞嘉之

宿將 高固拜邠寧節度使固本宿將且寛厚人皆安之

威令肅然 李景畧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儲廩器械畢具威令肅然回紇畏之

威震關中 郭子儀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州威震關中

一軍皆震 路嗣恭為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擁重兵驕蹇不受制嗣恭因稱疾守亮至即殺之一軍皆震

戎夷畏憚 郭知運屯西方戎夷畏憚與王君㚟功名畧等時號王郭

當世號為名將 王忠嗣

蕃戎不敢入寇 劉滬拜秦州刺史蕃戎畏懾不敢入寇

望風送欵 李聽帝討李師道出聽楚州刺史淮南兵綿弱鄆人素易之聽自整勒士卒皆懷其仁東海悉望風送欵

唐明宗 李嗣源號李横衝名重四方五

代唐本紀臨敵御衆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五代謝彥章真神將太祖以寇彥卿為都排陣使使乘烏駮突陣前因目之曰真神將也氣貌偉特時謂熊虎相慼慕節義有古人風其御下肅壹吏人畏愛王晙軍中為之股栗史洪肇為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少忤意立以殺之軍中為之股栗精誠發而石開忠志作而虹貫授河清朝左衛將軍制漢用駱甲則灌嬰傳于騎將魏得關侯則張遼挾以前驅故能挫強楚之鋒鋭取顏良于麾蓋同上名蓋一時唐史臣稱馬燧喜得虓將帝謂薛仁貴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

白晉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也說禮樂而敦詩書傳

帷中講論後漢張奐為匈奴中郎將烏桓叛燒軍門奐坐帷中與弟子講論若無事眾稍安

雅歌投壺祭遵為將軍奏置五經博士大夫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選將用儒士也

愛樂儒士魏志張郃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郡王湛言經明也

手不釋卷吳志魯肅為將手不釋卷

勸將學問孫權謂呂蒙蔣欽曰宜學問自開益蒙曰軍中日苦多務不及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令涉獵見往事爾蒙始就學雖舊儒不及

漢書儒林傳序曰明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又別立校舍自期門羽林之士

悉令通孝經章句　論說史漢見大將門　不跨馬杜預字元凱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居將帥之列　有功後漢盧植子幹初在東觀校書續漢記後拜北平中郎將持節護烏桓連戰皆捷破賊有功　隱几孔融為北海相袁譚攻之流矢雨集融隱几讀書言笑自若城陷奔東山妻子為譚所虜　合之以文齊之以武　內脩文德良資羽翼之才外拓遐方必藉爪牙之器　孔畧知書來瑱畧知書尚名節　多所該究封常清外祖教之讀書多所該究　居處服玩如儒先生韓充雖將家性節儉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先生　起樓聚書田洪正性忠厚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春秋左氏與賔屬講論終日客為著沂公史例行於世　儒知兵唐璿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綿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

未嘗敗

脩史即軍中論譔 張説授并州長史兼天平軍大使脩國史勅賫稾即軍中論譔

率兵南巡宣布天子恩意 李靖授嶺南撫慰大使以嶺南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

自稱儒者 王鍔嘗讀春秋自稱儒者士頗笑之

通春秋漢書 渾瑊通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自叙著行紀一篇

頗牧在禁署 畢誠名入翰林為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名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悦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署中卿為朕行乎誠唯唯即拜刑部侍郎出為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

儒者之勇 鄭畋遷西面行營都統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微畋天子幾殆帝聞捷曰朕知畋不盡儒者之勇乃爾

提鼓揮桴臨難決疑 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謹按諸葛

亮臨戎不親行陣頓蜀兵於渭南宣王持銳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薛登唐休璟授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賈公彥本傳謝艾書生也破麻秋勁銳之卒文粹陸長源書儒者契丹攻陷平州得張希崇知其儒者也婁師德第進士調江都尉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本傳烏震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五代文史為將李林甫疾儒臣以方畧即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說帝曰以陛下雄才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李光弼贊光弼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涉書史劉濰涉書史有材武不樂軍旅田廷玠尚儒學不樂軍旅退讓如諸生史孝章父憲誠以戰

力奮孝章獨退讓如諸生稱道皆詩書

通書習戎事

張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仲武遣其屬吳仲舒入朝請以兵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

居軍中嘗儒服

五代謝彥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嘗儒服

以禮法自矜

李晟子憲與愬長喜儒以禮法自矜

通左氏春秋

張希崇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五代史

身見儒士

曹華始從宣武軍為兗海節度使兗自李正己盜齊魯俗益汙驁華下令曰鄒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貲佐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華出戎伍而動必由禮

用春秋戰法

房琯平賊

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

鄭畋為西面行營都統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畋使弘夫設伏以待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璠遁去

宗族從軍五

白子弟從軍蕭何遣宗族子弟從軍侍漢王後漢耿純字伯山率宗族賔客三千人從世祖恐賔客等有異心乃燒其廬舍以絶反顧之望舉宗陳力魏志韋成宗族三千人家居乘氏請從魏郡太祖曰卿欲慕耿純耶謝曰臣功微寵過舉宗陳力令征伐未息宜實郊隧非敢望純云云臧霸率子弟請收族屬詰鄰孔史敬奉甥姪部曲二百人每出輒分隊為四五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逆羌冥寞隨煙燼卿家兄弟功名震杜甫惜別行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深誠補王室戮力自

元昆杜覽栢中允并子姪數人除官詩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子弟光卒伍芝蘭疊璵璠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同上年十一善騎射渾瑊父釋之有材武從朔方軍瑊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曰與乳媼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兵志郭子儀之壻端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巨萬聞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家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白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奴馬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為幸而貧者苦之同上

軍旅六

白軍旅鈇鉞者先王所以飾怒也禮師出以律否臧凶

易 師貞丈人吉无咎 易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孔子對衛靈公 建侯行師 易 同邦國 周禮宗伯以軍禮同邦國 制軍詰禁以糾邦國 周禮大司馬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 壺以盛飲故以表井 軍事懸壺以序聚㯺 懸壺為漏以次更序聚㯺備守以兩木相擊行夜 聽師田以簡稽 周禮稽計也簡閱也 挈轡以令舍 轡所以駕故以表舍 凡軍旅夜鼓鼜 鼜夜戒守司馬法昏鼓四通為鼜 牙璋中璋 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注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則先言牙璋有文飾也 若令之銅虎符 挈畚以令粮 畚盛粮器 記曰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思度己之所能以度彼能否也 介胄有不可犯之色 孝悌脩軍旅衆以

義死之而不可犯也 師在制命(命由己制也傳) 勤王之師
成師以出 五材廢一不可 誰能去兵 兵所以威
不軌而昭文德聖人以興(湯武) 亂人以廢(桀紂) 彊禦(中行穆子曰吾軍師彊禦卒乘競勸) 允當(軍志曰允當則歸也) 拜賜之役(秦孟明也) 中權後勁(勁兵殿而中軍制謀)
兵事以嚴終不土其地不分其民(穀梁云) 南北軍
材官七校(漢刑法志高祖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軍屯武帝內脩七校不常置也)
勞逸相待(蜀志陸瑁曰兵家之術以力相疲勞逸相待愛力惜費以待御敵之用) 六十不
以戎服(禮) 鋪敦淮夷仍執醜虜(注敦當作屯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 詩

常武名穆公美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匪紹匪遊徐方繹騷箋云軍行三十里非懈緩也非遨遊也

孔娘子軍平陽昭公主下嫁柴紹帝渡河紹以數百騎並南山來迎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

陳子昂上言言軍旅之弊

斥虛名韓充轉大將軍斥軍士虛名不如令者七百人

兵至五萬王鍔為河中節度使徙河東河東自范希朝討鎮無功兵纔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鍔能補完畜費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用豐餘

請罷二十萬還農張說故時邊鎮兵贏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下以為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招寇臣請以闔門百指為保帝乃可

禁兵寡少段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

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為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名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

願充一卒効力王事 李邕貶遵化尉妻溫復為邕請戍邊自贖曰妾願使邕得充一卒效力王事膏塗朔邊骨糞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

魏府牙軍 羅紹威嗣父節度驕悍難制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言勢彊也

鴉兒 黃巢陷京師陳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鋋鞏戍以兵萬五千屯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為鴉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鴉兒鬬

衛兵皆長安高貲 黃巢傳帝餞田令孜章信門賚遺豐優然衛兵皆長安高貲世籍兩軍得廩賜侈服怒馬以詫權豪初不知戰聞科選皆哀哭千家陰出資顧販區病坊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

林會山立星羅翼舒杜牧尚漢美制蛇矛犀渠之士獨孤及祭纛文虎牙鷹揚之臣蛇矛犀渠之士一旅之師元稹代諭淮西書以一旅之師抗天下無窮之衆雖妾婦騃孩猶知笑之而況於義夫壯士哉王卒嶷嶷熊羆是式衛勇韜力自思奮殛柳宗元詩精騎練卒陸贄奏議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唐兵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强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唐兵志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隋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為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同上又有驃騎車騎二

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同上太宗貞觀十年諸府揔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同上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同上府置折衝都尉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同上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免同上烈烈王者師熊螭以為徒柳宗元鼓吹曲

出征七

白夫子有三軍之事兩軍之士皆未慭慭缺也以征不

義　詰誅暴慢　深入長驅　掃攙搶戮鯨鯢奉辭伐罪

受命忘家司馬穰苴曰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敵則忘其身秉王怒行天誅啓滅

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成王四征不庭　震揚黃鉞

之威以遏亂畧王于興師　觀兵　示威　專征伐諸侯賜彤弓然後專征伐君命大事大事謂軍事陳師鞠旅以王命討不庭正之體也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奄征于兵者以威不軌殷湯始伐猶

有慙德　有征無戰王者之師歌采薇以遣之周文王遣將帥之臣周

公三年東征宣王六月北伐薄伐于征　凡軍行祓社禱社也遠

征親討 耀武 多壘 七伐一戎 示衆 肅將天威 恭行天罰 徂征 攻昧 我武惟揚 取彼凶殘 方叔南征荆蠻詩人歌之列于雅 克國西伐先零詞臣美之著於贊 即戎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征邦國周禮 鐘鼓之伐有鐘鼓曰伐傳例 揚軍旅周禮 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師必有名隨善惡為名也 翦伐 即戎而行遣以采薇之咏 擇利而動收其破竹之功 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戎車嘽嘽如霆如雷 奮伐荆楚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賊賢害民則伐之 負固不服則侵之侵謂兵至境而已 遣將

授節晉禮志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授節鉞於朝後荀顗等定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依古兵法跪而推轂之義也受律以出濯征仇方濯大也建侯行師易伐國不問仁人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對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討其不庭伐以昏德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武先禁暴師克在和因山川以設險整干戈而作威九黎之亂德黃帝興師三苗之不舉虞舜稱兵疆埸無主則啟戎心孔平淮西裴度平淮西及行上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為衛命將興師以討四方陸贄上書云天子無親將吐蕃盜邊帝怒欲自將討平之蘇頲上言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

自阪泉功成則脩身閑居無為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視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崆峒何至厭天居社金革為一日之敵哉

每戰必為先鋒李嗣業每戰必為先鋒所嚮遂北

跳盪先鋒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盪先鋒加特進

裂帛繫書喻以禍福椎牛饗士養以威聲謝赴行營表劉禹錫集

指麾而貙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于公異

乘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揚烟少姨廟碑涼風至司馬於是乎陳兵太白高將軍於是乎宜戰云云

順天行討正在今日賜王元逵詔清商已至鼙鼓聲雄白露將凝戈鋋色耀飛隼應節而遒鷹代馬嘶風而自豪順天行討正在今日

刻期深入屢挫狂鋒批亢擣虛遵欵游刃永言

勲勳豈忘予懷一品集賜石雄及三軍 誓不與賊偕存裴度 困獸當猛虎窮魚餌鼡鯨李白古風 凡大將出征皆告廟授斧鉞辭太公廟辭訖不返宿於家六典

發軍八

白周禮八成二曰聽師田以簡稽計合士卒簡閱兵器為要簿也 牙璋中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見上軍旅門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發卒兵也王制 傳曰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 髙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檄木長三尺用徵名急則挿以鳥羽示急也 急以

節發兵 漢武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恐驚吾郡國遣嚴助以節發會稽兵會稽守欲拒法不發注言欲以法拒之為無符驗助乃斬一司馬諭以意肯遂發兵也

頭鬢白 後漢光武每發一兵頭鬢皆白

吳漢行師 朝受詔夕引道

老弱 漢王在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赴軍注云古者二十而傅傅音附

發針工 史尉佗攻百越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為卒補衣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故百姓離心欲亂者十七八也

請監軍 後漢馮緄鴻臚卿討武陵蠻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請中常侍一人監財費朱穆奏緄以財自嬿失大臣節有詔勿劾

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輿檻車徵以俟贖 晉石鑒奏杜元凱為校尉云云

漢黃霸 為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以馬不適士劾乏軍輿連貶秩注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適音的

具其卒乘 繕以甲兵

孔

陸贄曰今財匱于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也

兵甲歲興陳子昂八科曰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

魏徵曰比無事興兵問罪遠裔

發自光福里第王式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祇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詔可因至京師懿宗問方畧對曰第假臣兵寇不足平也左右宦要皆曰兵衆則餽多當惜天下費式奏盜若猖狂天誅不亟決東南征賦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兵多則功速費寡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

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文粹于公異破朱泚露布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等承命

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貫勇免胄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邱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麕倉東繚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為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

祭師九

白周禮太師設軍社類乎上帝太祝宜乎社造乎禰師將行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帝五德之帝類宜造皆祭名受命於祖禡於所征之地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桓桓講武是類是禡類禡皆師祭也祭蚩尤

漢高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

孔葛水沈祭 王方翼次葛水暴漲師不可渡沈祭以禱

既禡既類 于社是宜柳宗元平淮夷雅

假神祇之幽贊 文粹禡牙饗社假神祇之幽贊破朱泚露布于公興

五將護野萬靈並轂 獨孤及祭纛文惟神降衷尚弼予志敢告無靡旗無絓驂無汰輈無僨車命五將護野萬靈並轂令天地氛祲望風掃除魑魅魍魎罔不率俾莫我敢遏為神祇羞

斬馬祭旄纛 韓愈聯句

澧有大特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茸頭 是為兵主用以行師柳宗元祭纛文

禡纛黃堂前 康承訓崔彥曾乃禡纛黃堂前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須龐勛至刼取之本傳

接戰十

白張吾三軍 皆陣曰戰 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韓信 忘身司馬穰苴曰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 鼓譟而進一戰而霸 左旋右抽 唯敵是求 左輪朱殷兵深也 鬬志鬬心 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 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彼竭我盈神怒人怨 見可而進 擐甲執兵固即死也 躬擐甲冑親授矢石 脩陣固列 曰尋干戈 敦陣整旅 為魚麗之陣 被堅執銳 八陣 勍敵銳師 率是熊羆 整斯鵝鸛鵝鸛陣名也傳曰鄭偏願為鸛其御願為鵝 我伐用張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 六伐七伐

伐擊刺也六步七步書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其旅若林紂合
闉旝動而鼓旝大將之旗鼓儳傳曰鼓儳可也言敵人在儳嵒險處未成列可鼓而
擊之也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嘗寇嘗試也我戰則克孔子云
堂堂之陣赳赳之夫率烏合之師列魚麗之陣彼見吾貌必有懼
心貌軍容也玉石俱焚靡旌摩壘執燧象以奔吳師楚昭王敗伯舉
也驅畫牛以觸燕衆田單守即墨轍亂旗靡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
靡故逐之也曳柴偽遁武不違敵左實右偽右以衣物為人形乘
勝逐北斬將搴旗方蒙矢石漢王矯翦控弦刑法志曰齊愍以矯

翦控弦得一首以賜金 君未知戰宋襄公不鼓不成列獲則取之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 交綏而退 陷陣却敵 前蒙矢石 刻日戰羊祜事見示信門 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相救晝戰其目相視足以相識

翦滅 兩軍之士皆未憖憖缺也傳 決勝運籌中權後勁 孔挾矛

驍馬王難得為河源軍使吐蕃贊子郎支都者恃趫敏乘名馬寶鈿鞍畧陣挑戰甚閑暇無敢校者難得怒挾矛驟馬馳支都不暇鬬直斬其首明皇壯其畀名見令殿前乘馬挾矛作刺賊狀帝大悅賜錦袍金帶

陸贄曰以水草為居討獵為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

車騎挑戰程千里傳賊將

蔡希德圍上黨𩊱騎挑戰千里恃勇開縣門率百騎欲直禽希德幾得而救至將數騎突入賊中

李光顏元和九年討蔡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毁其柵將數騎突入敵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顏矢集其身如蝟手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刃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

馬燧每戰親令於衆無不感慨用命

贊曰鬬必決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

郭子儀安禄山反賊陷常山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賊禄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狥士殊死鬬遂破之

掃境以來利速戰

楊行密太順二年孫儒屯漂水俄而田頵劉威為儒所敗行密欲守銅官李神福曰儒掃境以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無敵矣又出輕騎絕賊粮道使前不得戰退無仰儲不亡何待於是行密以神福為宣地都遊

奕使

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 張巡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烏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矣

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 鄭俌中宗時歷右補闕默啜入寇敗沙吒忠義詔百官陳破賊勝策俌言宜因古法募人徙邊免行役次廬伍明教令賞虜獲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購辯勇結諸蕃以圖攻取

叢矛注矢 安祿山率河東兵討契丹次天門嶺會雨甚弓弛矢脫不可用祿山督戰急何思德白士方疲宜少息使使者陳利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軍乃請戰思德貌類祿山及戰賊叢矛注矢邀取之傳言祿山獲矣奚聞以叛夾攻祿山

短兵 王世充與李密戰世充多短兵盾積蹙之

冒矢石死戰 曹隱林屬朱泚難率衆扈行在賊圍

擊隱林與佚仲莊冒矢石死戰已而解從臣𢬵慶

手挺鏖擊李嗣業從平石國馳守白石路既隘步騎魚貫而前會拔汗那還兵輜餉塞道不可騁嗣業懼追及手挺鏖擊人馬斃仆者數十百虜駭走

兩兵相交退者先敗杜重威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相交退者先敗乃分為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重威攻破之五代史

奇兵征衝驍騎橫挑杜牧　田克制

鼉鼓騰聲而隱轔于公興破朱泚露布霜刃交光而震耀鼉鼓騰聲而隱轔

烏鳥將墜尚顧危巢同上烏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讙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鬬而雷馳屏騎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熖

思齒劍者投袂而

興爭淬刃者不期而會同上拔箭斷膺殊死前鬬王難得收京師方戰麾下士失馬難得馳救矢著眉拔膚鄣目乃拔箭斷膺殊死前鬬血鑱面不已帝悅一戰而蜂蠆盡殲不時而梟獍就戮元稹授李愿節度使制提持戈戟淬礪卒徒云云指麾而貔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于公異露布

軍政令十一

白軍旅之事　軍政不戒而備孫叔敖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貌與服稱介者不拜　武車不式　戎容暨暨音忌果毅貌

言容詻詻音額教令顏色山立不動　玉色不變　誓旅三令

五申孫武下令於軍中　整必勝之衆實在中權勵賈勇之夫

必曰下令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教其不果者師直為壯曲為老豈

在久乎傳軍之善政古之善教師克在和不在衆闞廣曰禮樂

慈愛戰所蓄也士蔿曰武之善經整軍而經武　師出以

律否臧凶易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言衆觀大將旗鼓以進退戰所由

克　有死無犯魏絳曰軍事有死而無犯為敬有嚴有翼政令不一　莫

肯用命先穀威命　御一心之衆建百勝之功軍容戎政威克厥

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書胤征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亞夫軍細柳軍吏曰立武然則師非訓習令貴申嚴率素厲以行必無通也驅白徒而戰是謂棄之天子按轡徐行文帝勞軍細柳經武守文軍禁周禮銜枚周禮軍旅令銜枚禁無囂行間將整其什伍令下不可以二三既崇四七之名安可二三之令申嚴號令月令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禮振鐸警眾號令也戎昭武列既申諮諮之言必整堂堂之陣整烏合之眾既在一夫厲鷹揚之師必資三令管子謂齊桓公曰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然而小國設備難以得志可以作內政以寓軍令故

正卒伍伍整於國治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勿使遷徙什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世同居晝同游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相救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居同樂得同利死同哀有士三萬人方行天下誅無道莫能禦也

穰苴斬莊貴　田穰苴將兵請莊貴為監軍與貴日午為期貴恃貴日暮方來苴問法於軍正軍正曰後期當斬遂斬貴

敗麥割髮　魏志太祖出軍令無敗麥犯者死騎皆下馬持麥相待太祖馬騰入麥中勅主爵議罰對曰春秋罰不加尊太祖曰作法自犯何以率下然孤為軍率不可殺請自刑拔劍割髮置地

士取民笠斬之　吳志呂蒙入南郡令軍不得干歷人家蒙麾下士取民之笠以覆官鎧蒙曰不可以鄉里故廢法垂涕斬之士與蒙俱汝南人也

髡其職吏　吳志射聲校尉孫松於公子中最親戲下兵不整陸遜對之髡其職吏

殺妻　晉永嘉亂郭默帥衆自為塢撫循將士甚得懽心默婦兄

陸嘉取官米十石餉妹黙自殺妻以明無私也

吒斬子 魏志鄧艾遣子忠與諸葛瞻戰不利還白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吒忠將斬之忠馳還更戰大破之

教婦人 闔廬謂孫武曰子兵法十三篇吾盡見矣可教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女三千孫子分為二隊寵姬二人為隊長令鼓之皆左婦人大笑孫子又三令五申之又鼓之皆右復笑孫子斬二隊長吳王使救之不可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左右前後皆中規矩報吳王曰赴水火可矣

秣馬蓐食 訓卒利兵

孔宣朝廷厚意 裴度為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

下令士皆雪泣 李晟圖復京師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豪英也士皆雪泣曰惟公命

號令嚴壹 段秀實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壹軍中畏戢

夜登城守者不許

呂元膺為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將

李洪正 為武寧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縱不法洪正戮其尤無狀者終洪正治不敢譁

段秀實 為涇州刺史時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邠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羣行丐頡于市有不嗛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甕盎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躄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愕眙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譁者死

所過樵蘇無犯 李晟拜神策行

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澗歸亦次渭南軍囂無制德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

整衆山立

王雄誕每破城邑整衆山立無絲毫犯

按甲不戰

竇建德五月自坂堵出為陣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士囂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飢破之果矣

卒已附親而罰不行者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文恩武罰令素行以教其人者也令素行則人服令素不行則人不服令素信著者與衆相得也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鼓鐸

視不相見故為旌旗夫金鼓旗幟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

法者曲制官道

主用也注謂曲制者部曲幡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用也道者粮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同上兵法制

軍門不夜開段志玄文德皇后之葬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納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曙帝歎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

斬奴竇軌還蜀初以其甥為腹心每夜出呼不時至斬之人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廚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寃監刑者疑不時決軌并斬之

持法嚴李勣持法嚴故人為之用

按軍尚威嚴武攸宜討契丹表陳子昂參謀攸宜輕易無將畧子昂諫曰按軍尚威嚴

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張仁愿為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

軍政大治王沛進拜兗海沂密節度使是時新建府俗獷驁沛明示法制蒐閱以時軍政大治

用

命王逢從劉沔石雄破回鶻於天德有士二千人未嘗戰欲冒賞賜逢不與或為請之答曰士奮死取賞若無功而賞何哉武宗以逢用法嚴使宰相李德裕讓之逢曰戰者前蹈白刃不以法人孰用命

令肅不殘馬璘在涇八年令肅不殘人樂為用羌不敢犯為中興銳將

政令無所統一哥舒翰守潼關病痼不能事以軍政委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衆攜弛無守意

李光弼贊曰生戎羌之緒沈鷙有守遺祿山變披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

鼓而行角而止韋雲起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為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並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復之既而紇斤一人犯令即斬以狥於是突厥酋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

突厥傳杜牧曰多喪兵士

顛蹶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回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已立於壇墠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

號令隱然士氣皆起 王鐸為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於是表崔安潛自副鄭昌圖等在幕府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六節度為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為監軍率衛兵泊梁蜀師三萬壁盩厔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隱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衆戰數慶宦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於己乃搆於帝罷之

恃權撓政 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權撓政不能逞因毀南仲於朝德宗惑之南仲不自安固請入朝帝勞曰盈珍撓卿政耶曰不撓臣政但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使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豈弟之化而正師律也正傳

白孔六帖卷五十一

白孔六帖卷五十二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謀畧十一　料敵十二

訓練一 理兵附

白銳敏精勇簡練孟秋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　銳師

訓必勝之衆練貫勇之夫　士有陷堅之銳　訓旅覲兵　振鐸號令也　戒爾車乘　厲兵秣馬　繕甲治兵　訓卒利兵　鬬志鬬心　卒乘輯睦　蒐乘補卒　脩我甲兵　簡兵蒐乘　陳師鞠旅　振旅闐闐

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御一心之衆舉百勝之師　戮力　三年而治兵以數軍實　訓熊羆之旅　修我戈矛　我武

惟揚　鞭七人貫三人耳子玉治兵於蔿不戮一人子文治兵秋大閱

簡車馬　講武　講事皆為農隙然今未申嚴師非訓練既無訓卒

何以成功率素厲以行必無勇也驅白徒而戰是謂棄之素厲空猛

非勇也白徒不習訓之師也　行孫武之法治子文之兵　簡其兵器周禮周禮大

司馬仲春教振旅辨鼓鐸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

之節皆戰法　遂以蒐田仲夏教茇舍如振旅辨名號之用

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遂以獮田仲冬大閱

修戰法遂以狩田　王孫賈治軍旅　申嚴　季冬命將

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乃教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夫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誓衆以軍法)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厲飾謂衣戎服也月令)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發發軍也禮)明恥(教戰)將整堂堂之陣(必訓赳赳之夫)訓戎(教戰)載纘武功(纘繼也)晉作被廬之蒐楚自克肩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公羊傳)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一時冬也)故征則有威守則有材(國語號文公曰)管仲寄軍政(具軍政門)連率比年簡車(十國為連連有率)卒

正三年簡徒三十國為率率有正牧羣牧五載大簡車徒三百國為州州有牧

斬牲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以薦太常令謁者一人載以護車馳送陵廟還宮遣齋束帛賜文武緋兵習戰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

建而不旆傳曰晉治兵甲車四千乘建而不旆壬申旆之諸侯畏之注將戰則旆不戰則不旆

鬬場後漢咸和中詔內外軍戲兵於南郊之場名曰鬬場

孔舉動安重來瑱能撫訓士舉動安重賊不能侵

校旗郝廷玉曰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人皆自效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

閱武力願少連為東都留守閱武力利鎧仗號良吏

郭子儀奏曰願陛下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

講兵與諸鎮抗王處存徙節度河中歲時講兵與諸鎮抗無能侵軋者

突厥序杜牧曰

天下無事時大臣偷處榮逸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刓弱天下雜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

其訓勉士卒必流涕

屈突通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尚為之感奮

選徒練旅

有衆孔武柳宗元興州江運記

號令齊一

贊皇一品集牛僧孺等公卿集議自古所云烏合之衆皆謂臨時召募未經訓習如韓信驅市人而戰即是烏合陳許淄青等兵並是節制等師久經戰伐但令一處指揮自然號令齊一固不可謂之烏合

料擇伏癃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

李德裕徙劒南節度使料擇伏癃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儜耄十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

已未講武於繁臺

梁開平元年

訓練強兵動鬼神

杜甫寄章侍御教練羽林兒同上獨任崇文高崇文為長武城使劉闢阻兵朝議討伐宰臣杜黃裳以為獨任崇文可以成功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大驚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八大戰皆大捷舊史選將練兵甚有法五代梁臣朱珍太祖初鎮宣武珍為太祖選將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府兵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排穳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兵志

禁暴二

白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整旅將何以戰黷武

吳侵陳斬祀殺厲謂之殺厲之師厲病也祀神屋武有七德禁暴戢兵暴而不戢安得定功上武糾暴糾察也周禮軍禁師禁申嚴號令月令凡執禁以齊衆知防掠人贖武苟不戢兵何以為將何以制敵吳師斬祀見上羊祜反禾曹公敗麥俱見上注師必有名莫先率義如或不能戢兵則將焉用彼將責帥能軍當陳之隧井堙木刊將求衆整必在令行整烏合之衆必在有威訓鷹揚之師豈宜不戢整軍而經武孔列卒斷首置槊上段秀實郭晞屯邠州士放縱不法白孝德為節度使不敢劾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

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禁止暴兵**獨孤及上疏陛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宜禁止暴兵節用愛人**折逆旅匕箸**高崇文過興元士有折逆旅匕箸者即斬以徇**衛士等共擊之**突利子賀邏鶻帝幸九成宮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陰結種人謀反劫賀邏鶻北還謂其黨曰我聞晉王丁夜得辟仗出我乘間突進可犯行在是夕大風冥王不出結社率恐謀漏即射中營譟而殺人衛士等共擊之乃走殺廐人盜馬欲度渭徼邏擒斬之赦賀邏鶻投嶺外突厥**訖無犯者**藩鎮李載義始回鶻使者歲入朝所過暴慢吏不敢呵禁但嚴兵自守虜狃習益驁悍至鞭候人剽突市區時大酋李暢者曉華人語尤凶黠既就館擿須索抶疻郵人載義召暢語曰可汗以舅甥故使將軍朝貢誼不容將軍暴也天子厚饗餼以禮容有不謹吏皆論死若將軍所部不戢而敓攘自如我必殺所犯者將軍其少戒因悉罷所防兵以兩

卒護闔暢嚴悍之訖無犯者

禁暴安人為將臣之良 李抱玉在鎮十餘年雖無破虜功而禁暴安人為將臣之良

殺賊取功 劉崇望玉山都將楊守信反夜陳兵闕下帝列兵延喜門命崇望守度支庫黎旦含光門未開禁卒左右植立將大掠長安中俄聞傳呼宰相來者門闕崇望駐馬勞曰上自將在中營公等禁軍也不帝前殺賊取功而苟欲剽掠成惡名乎士皆唯唯至長樂門賊望兵至乃遁去軍中咸呼萬歲是日京師不亂繄其力

用刑 三

白軍旅之事叛而不討 何以示威 訓必勝之師 罪非無赦 勵陷堅之卒 令在惟行 猛以濟寬 威克厥愛戎貽果毅易之戮也

整軍而經武　師出以律否臧凶（易）刑者戰之器也（申叔時云）師衆以順為武軍士有死無犯為敬（魏絳曰）揚干亂行魏絳用鉞（戮其僕也）臣干旗鼓（犯令也）三罪而人服（晉文公）士唯聞將軍之令（亞夫軍細柳）師以嚴終（功用威克）厲在戎行（貞其師律）鞭七貫三雖爽理兵之體（罰一勸百宜宣用鉞之威）有令必行（無瑕可戮）

立武知禁守文經武　戮其犯命者（周禮）又察軍慝（慝陰姦也）軍刑（周禮）不用命戮于社（書）軍禁（周禮）師執禁以齊衆不赦過（禮）大為防而猶踰（小不忍而恐亂）若施用刑之威（恐貽責帥之恥）明

恥教戰撓孫吳之法 仁而武無能違也愛克厥威 齊之以法訓鷹揚之師令宜先定整烏合之衆刑在必行率職用威齊人以法

敗軍責帥 受祭既等於秦彭用鉞何殊於魏絳用法伏辜魏絳

戮揚干之僕 陸遜髡孫松之吏見上注孔斬千二百人

曹華擢横海軍節度副使時朝廷披鄆為三鎮其明年究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饗幕甲士于廡酒中令曰天子以鄆人參别而戍有轉從勞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人左既而出州兵乃闔門大言天子有命誅殺師者甲起于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氛冐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

鞭背周堺拜義成節度使宿將暴驁不循令者堺命鞭其背一軍大治 殺人流血李希烈資

慘害臨戰陣殺人流血於前而飲食自若也

驅人填塹 乘襄城之捷進攻汴州入之運土木治道填塹號濕梢怒不如程驅人

斬崔衆以徇軍 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内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

繁臺之誅 五代杜重威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入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誅於繁臺其亡者犇于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屑麴而食

朝鼎夕砧 蘇頲令吐蕃遣渠領干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屈至

尊為之敵雖朝鼎夕砧猶未足以令四夷臨賊境而害主將李國貞死以郭子儀代之及子
儀至王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而害
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奕又欲為功乎即斬以徇

示必死四

白背水韓信為背水陣下井陘焚舟傳孟明伐晉濟河焚舟注示必死不復渡也塞井
夷竈皆示必死歌虞殯具唅玉吳伐齊齊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唅玉
皆示必死率先士卒蹩無敵之旅厲必死之夫其可敵乎誰能禦之
躬擐甲冑親援矢石莫有死志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李陵
湛舟破釜甑燒廬舍項羽伐秦渡河乃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粮示必死無還心於

是大破秦軍

臨難毋苟免禮死志

統率先之卒誓以忘身握尚右之兵示其必死白刃可蹈

衽金革死而不厭衽席也

孔鬭死有名荔非元禮光弼守河陽周摯攻北城出戰擊軍小却元禮以敵堅未可以馳還軍示弱怠其意光弼怒使名元禮欲按軍法答曰方戰不及往麾下曰鬭死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鋭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

內刃於韝李光弼為天下兵馬副元帥將戰內刀於韝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思明奔西河拜舞三軍感動

許以死又史思明將李日越請降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為功日越

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

效死秋

張說為天平軍大使朔方大使王晙誅河曲降羌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名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羌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

蹈萬死取一生

李嗣業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王分回紇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昃斬首六萬級填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

不介胄而馳

來濟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

嘗絓刑罔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冑而馳賊沒焉

戰死五

白以死繼之 死寇 視死如歸 衽金革死而不厭

死衛國家 吾未獲死所狼瞫曰 喪歸滙孟職死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滙夫不肯歸願取吳將報父讎也 為轄歸高詔從軍死者為轄歸歸其縣給衣衾葬具祠以少牢長史視葬 刻木葬曹公領兗州牧擊黃巾鮑信戰死購求信喪不獲乃刻木為信祭而葬之

襄老死於邲不獲屍傳 義貫幽魂德光往業 孔房玄齡上疏曰陛下先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疏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為感慟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

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轊車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

士死麻葦 房琯敗士死麻葦

兄弟死於陣子姓沒於軍 僕固懷恩上書陳情曰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國讐攻城野戰身死士卒兄弟死於陣子姓沒於軍九族之內十不一在而存者瘡痍滿身

露齒蔽野 李光弼傳安祿山反自顏杲卿死郡為戰區露齒蔽野光弼酹而哭之

被髮呼天血流出背 懷光反是夕奪二軍惠元建繳走奉天懷光遣將冉宗馳騎追及於好畤惠元被髮呼天血流出背袒裼戰而死陽惠元傳

力戰而死 五代王清杜重威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羌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貳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

歿于陣 五代史彥超周兵伐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為先鋒戰忻口彥

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于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訣聞彥超戰死遂班師

死戰猶足報國 五代皇甫遇羌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慕容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報國張從恩與諸將惟遇視羌無報皆謂遇已陷于羌矣已而有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

士戰歿者皆遣使弔祭 劉仁軌先是貞觀永徽中士戰歿者皆遣使弔祭或以贈官推授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殆絕仁軌具論其弊請加慰賚以鼓士心

士有戰死以其妻殉 杜伏威士有戰死以其妻殉故人自奮戰無完敵

王清從杜重威軍中渡橋南羌軍其北以相拒 五代史

行惠六

白勤恤其人 與之勞逸 熟食者分而後食吳闔廬在軍云 君子不重傷慈愛戰所畜也士蔿曰 挾纊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循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德以施惠戰所由克申叔時曰 愛克厥威允罔功書 恩加挾纊念師人之多寒 惠表投醪感戰士之俱醉 置金廡下史記吳楚反上拜竇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陳於廡下將士過者令裁取為用裁酌也封魏其侯 外國懷恩後漢耿秉字伯初為征西將軍單于懷恩及聞卒舉國發哀剺面流血 小人懷惠 小惠未徧曹劌曰 惠則足以使人 施惠禮 立已推誠

示人以恵 大事在戎是重握兵之要 小人懐恵必資挾纊之恩 御衆在寛使人由恵 觴酒豆肉未嘗不分國語越王勾踐將伐吳謂申包胥曰在孤側者觴酒豆肉未嘗不分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長其孤問其老 記曰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宋不可伐子曰善覘國乎 其所嘗者卒乗與焉闔廬 衛士請留報徳漢蓋寛饒次公為衛司馬躬撫士卒視其飲食居處撫循疾病致醫藥及歳終交代衛士數千人叩頭願自留一年報寛饒厚徳宣帝嘉之 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李廣得賞賜分麾下見水云云士樂為用也 吮卒疽史吳起為將士卒最下者

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粮與士卒分勞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其母哭曰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而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死所矣

分賜縑 後漢董卓字仲頴得賜縑悉分吏兵曰無者則已有者

裹創 後漢段熲愛士卒手與裹創則士行軍未嘗寢與士同勞苦

分賜絹與亡者家 魏志孫禮為楊州刺史與吳全琮戰賊退詔賜絹七百匹禮為死者設祭哀臨以絹付亡者家無自入已

壞帳為士襦袴 晉謝尚字仁祖為歷陽守始到官郡以布三十匹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

載稻與脂 國語勾踐命當室者死三年釋政支子死三月釋政親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身種夫人織則不衣食也

魯昭公伐季氏子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為之徒者衆

矣傳

脫衣斂後漢王霸字元伯善撫士卒死者脫衣斂之

聞持更聲苦劉弘為荆州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呼省之年過六十羸瘦無襦弘謫主者仍給韋袍複帽也

孔民知有生之樂裴度初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然燭酒食相餽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鬬死抵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

與下同苦李晟收復京師時輸縑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其苦

視其資粮存問家室李勉遣戍兵常視其資粮存問家室

士卒病親存問所欲劉濰拜舂州刺史屯普潤軍中不設音樂士卒病親存問所欲故能得人死力

婚嫁皆厚資韋臯善拊士至雖婚嫁皆厚資之壻給錦衣女給銀塗衣死喪稱是

賊降輒聽其便李愬為隨唐鄧節度使愬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

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為拠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

身居戟户踰月

任迪簡為節度使代張茂昭承茂昭奢縱後公私屈乏欲饗士無所給至與下同糲食身居戟户踰月軍中感其公請安卧内迪簡乃許

得士心

烏重胤以耆將兼節度滄景出行伍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胤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

下樂為用

李光顏善撫士其下樂為用

金帛散士卒

李勣戰勝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財

安足麤淡與天下共勞苦

殷侑拜義昌節度使單身之官安足麤淡與天下共勞苦以仁惠為治

安邊不生事

王忠嗣從河東節度使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

司空李勣

每會將兵在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以是人皆為用所向多克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通典兵五撫士

衛兵數逃請聽納室裴矩煬帝幸江都宮是時衛兵數逃去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乗輿淹狩已二年諸驍果皆無家人無匹合則不久安臣請皆聽納室帝笑曰公定多智因詔矩盡名江都女子嫠家恣將士所欲即配之人情翕然相悅曰裴公惠也宇文化及亂衆刼矩賊皆曰裴黄門無豫也

士皆感慰盧坦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視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慰無逃還者

厚給柳公綽徙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生死厚給之

朝廷賜與悉分士伍石雄為晉絳行營諸軍副使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輙置軍門自取一匹縑餘

悉分士伍由是衆感發無不奮**先冬頒衣絮**錢徽樊澤署掌書記蔡虢方幟澤多募武士于軍澤卒士頗希賞周澈主留事重擅發軍廥不敢給時大雨雪士寒凍徽先冬頒衣絮士乃大悦

傷夷病疾親為營護李愬士傷夷病疾親為營護

戰得金寶盡散李密戰得金寶盡散

之繇是人為用

裂帷幄以衣士卒吳巒守貝州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士卒皆愛之五代史

路人送者皆號泣五代牛存節為潞州都指揮使太祖名存節為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

除去苛暴昭宣惠和元稹鎮州制田弘正首除去苛暴昭宣惠和愛人如身養士如子拊循教訓必以忠孝為先是以魏之師徒一年而知恩二年而知禮三年而知讓相與於道矣

開心待人南霽雲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葬

戰死之骨增以延賞（憐刃傷之肌荐其廪給柳文賀平淄青狀）與士卒同甘苦（五代王廷肖為人驍勇自為軍校能與士卒同甘苦）亡卒多賴以全活（五代王敬蕘梁兵攻吳麗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頴大雪士卒饑凍敬蕘乃沿淮積薪為燎為作糜粥餔之亡卒多賴以全活）

不撫士七

白毋閉門不納（楚子反攻秦士卒分菽糧而食將軍芻豢黍稷戰敗毋閉門不納）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云云）旨酒一盞兮予與褐之人睨之（睨邪視也言己與被褐之人同得視之不得飲傳言吳王夫差不恤士也）衛懿

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授甲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傳蹋鞠漢嫖姚將軍霍去病少貴不省士其從軍上遣大官齎數十乘而士有饑色其在塞外卒乏糧不能自振去病尚穿城蹋鞠注穿地作鞠室為之實以毛蹵蹋而戲謂將為卒晉謝萬受任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謂曰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乃集諸將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也將益恨之將不省兵鼂錯云關侯善待卒而驕士大夫張飛愛敬君子不恤小人蜀志乞襦不與晉宣帝仲達兵士寒凍乞襦帝不與戒曰王府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孔餉道乏韋待價拜安息道行軍大總管天大寒待價不善撫御師人多死餉道乏乃旋師不恤士李密既殺翟讓心稍驕不

恤士故繒陳綵皇甫鎛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鎛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綵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鎛指所著鞾曰此內庫所出牢韌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詬責士皆曰反因張弘靖其詬責士皆曰反因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任銜之

償直以鹽陸長源董晉卒長源總留後事大言曰將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衆始懼軍中請出帑帛為晉制服不許固請止給其直孟叔度希望又償直以鹽乃高鹽直賤帛估人得鹽二斤舉軍大怒或勸長源曰故事有大變則厚賜于軍軍乃安長源曰異時河北賊以錢買戍卒取旌節吾不忍為衆怒益甚長源性剛不適變又不為備纔八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食其肉

治裝悉帑以行程日華為張孝忠牙將滄故成德部州也孝忠絕李惟岳德宗以滄畀義武前刺史李固烈與惟岳姻屬即牢守孝忠令

日華往喻之固烈請還恆州既治裝悉部以行軍中怒曰馬瘠士飢死刺史不棄毫髮恤吾急今刮地以去吾等何望遂共殺固烈屠其家

米粃不饜　哥舒翰為人嚴少恩軍行未嘗恤士飢寒有餡民椹者痛笞辱之監軍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摴蒱飲酒彈箜篌琵琶為樂而士米粃不饜帝令中人袁思藝勞師士皆訴衣服穿空帝即斥御服餘者製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敗封鐍如故

軍士苦大熱　范延光反遣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為招討使弘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為用光遠得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五代史

倡優蒱簺相娛樂渾朧武士飯糲米日不厭而責死戰其敗固宜高適

損糧以漁利　季叔良武

德初被命鎮涇州捍薛仁杲仁杲内史令翟長孫以衆降於是大饑米十千錢叔良不恤士損糧以漁利下皆怨

皆帶飢寒 辛替否疏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迴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

示信八 事具信門

自古之為軍不以險阻 申叔時曰禮信戰之器也

信以守物戰所由克 晉侯欲用人子犯曰人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晉侯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得原失信何以使人退一舍而原降也

能以德攻 君子謂晉於是

役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胥甲趙穿當晉軍門而呼曰云云與敵人勉日戰晉羊祜叔子為鎮南每與敵人勉日戰而不為掩襲之計授律即戎位既崇於四七推誠示信言不可於二三推己貴誠訓戎在信仗信推誠示人以信能軍訓戎饋藥不疑晉羊祜為鎮南以德綏懷吳將陸抗疾祜遺之藥抗服之或疑止之抗曰羊公豈酖人者哉互市吳之未平周俊字士林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吳將于敏守沔中其兄珪與敏書曰慎無為小利忘大備候者得書呈俊俊曰君子也孔以蔡牙卒侍帳下裴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以恩信為士卒所服段秀實擢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為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

秀實以恩信為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

示以至誠郭子儀傳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羌渾等三十萬掠涇邠躪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巳合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

置一指以示信張巡傳南霽雲見賀蘭進明愛霽雲壯士欲留之霽雲泣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為出涕

對榻臥起孔戣鄭滑盧羣辟為判官羣卒總攝留務監軍楊志謙雅自肆衆皆怨戣邀志謙至府與對榻臥起示不疑志謙憚嚴不敢動

鄧艾得田章既登長驅緜竹魏平得田疇為導潛出盧龍鄧艾得田章既登長驅緜竹段文昌平淮西碑

志定金石楊炎出師紀聖功頌夏有一旅之衆武有十人之同志定金石信非盟誓爾其念哉

保茲誠信一品集與黠戛可汗書豈

必鑿經路之金輿留輦之

酒保茲誠信固在厥初

推誠待士

李愬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

披而示之心

馬燧賊將徐庭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惲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巳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邪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

頡利請和

翌日刑白馬與盟薛延陀回紇諸部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懼王師引兵入朔州議者責其敗約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為不信況國乎我既與之盟豈利其災邀險以取之邪頡利傳

有禮 九

禮軍容附

白晉侯觀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傳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輕也秦師輕而無禮必敗過周北門王孫滿觀之云云師克在和 禮樂慈愛戰所畜也 申叔時曰禮信戰之器也禮以順時 戰所由克 有嚴有翼 軍旅有禮故武功成 軍容 戎政 晉侯教人三年欲用之子犯曰人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 能以德攻 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人於是大服 軍旅之容暨暨詻詻周禮 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齊衆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

禮威嚴不行禮戎容禮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戎昭師偉堂堂之陣棣棣之容 戎行 戎政貴明軍容尚肅 能軍訓戎 聞喪而還傳曰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而還禮也禮不伐喪 狂狡失禮違命宜其為擒也狂狡宋大夫為鄭所獲 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易之戮也 介胄之士不拜為其拜而𦒿拜也禮 率軍禮以長揖西征賦說周亞夫 軍容詻詻教令嚴也 色容厲厲肅也 戎容暨暨果毅也 介胄有不可犯之色孔櫜鞬謁道左李回張仲武合太原軍攻潞復以回為使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櫜鞬謁道左回不

弛行顧左右呼直史責破賊限**循循有禮遜**吳淑遷大將軍澈循循有禮遜無倨氣矜色見重朝廷

具軍容伏謁柳公綽山南東道節度牛僧孺罷政事為武昌節度使公綽具軍容伏謁

具軍容迎灞上郭子儀收東都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子儀頓首謝

以宰相禮受謁李愬入蔡州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乃還屯文城柵

廝養必整衣見張巡雖廝養必整衣見之

與部曲語未嘗不名史匡翰為將沈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五代史

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以書名重質李愬入蔡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名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愬待以禮

軍整十

白不整則喪列 傳齊救鄭陳成子帥師違穀七里穀人不知 進去也不知言軍整也 漢王入關秋毫無犯不掠 後漢世祖問諸將所得物惟李忠無所掠世祖賜所乘大驪馬及繡被 又 吳志孫皓督夏口兵侯獲美女進皓皓更衣服還之下令曰令所誅者曹氏百姓何罪不得繫老弱於是多附也 百姓安堵 蜀志諸葛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五丈原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濵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又 晉陶侃戎政齊肅士卒無私 不樵樹不採藝舍不為暴好以衆整 晉欒鍼對楚子重 送絹酬禾 晉羊祜入吳境刈穀為糧送絹酬之 孔師屯大逵市井不移 高崇文劉闢陷東川其將李文

悅執闕子方叔壻蘇姜遂趣成都餘兵皆面縛送款闕走追擒之檻送京師入成都也師屯大逵市井不移珍寶如山無秋毫之犯

持法嚴整 王思禮持法嚴整士不敢犯

坊人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 李晟引軍屯含元外延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髙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伷取賊馬二即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

長安之人不識旗鼓 又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慗而市不易㕓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

整衆 李光弼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剽畧獨光弼整衆還太原

折逆旅匕箸者即斬 髙崇文為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卯漏受命辰巳出師器良械整無一不具過興元士有折逆旅匕箸者即

斬以徇號令靜嚴李靖蕭銑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所過不敢伐桑棗践禾稼宗室皐遷荆南節度使凡戰大小三十二師所過不敢伐桑棗践禾稼轉鬬陷陣所向無前劉仁軌百濟故將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引兵圍劉仁願詔仁軌統王文度之衆并發新羅兵為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鬬陷陣所向無前與諸將割臂盟李嗣業安禄山反肅宗追之詔至即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瓶罍不發陽惠元田悅增河上兵河南大擾詔移兵萬二千戍闕東帝御望春樓誓師因勞遣諸將酒至神策將士不敢飲帝問故惠元曰初發奉天臣之帥張巨濟與衆約是役也不立功毋飲酒臣不敢食其言既行有饋於道惟惠元軍瓶罍不發帝咨嘆不已整飭諸邏李觀為右龍武將軍涇師叛觀適番上即領兵千餘扈德宗奉天詔

盡察諸軍整飭諸邏增募五千人聲譽讙豎士氣益振

盛夏號令若負霜雪 李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若負霜雪

檢軍 令狐彰拜滑亳魏博節度使躬訓吏下檢軍力農法令嚴無敢犯者

治謹于法下有犯雖毫髮比不肯貸 辛雲京

袍仗精整 楊洪禮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帝嘗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

所過樵蘇無犯 李晟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

法令嚴整 牛存節為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路人送者皆號泣

嘆法令嚴 五代安巴堅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安巴堅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秸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嘆曰彼法令嚴蓋如此也

自齎糧所過無秋毫犯 令狐彰吐蕃盜邊名防秋

兵彰遣士三千自齎糧所過無秋毫犯供擬讓不受時韙其能整衆山立無秋毫犯王雄誕每破城邑整衆山立無秋毫犯

謀畧十一

白萬人之敵　運神筭　善計　先知　獨見　獨斷

吳用子胥之謀入楚以三帥肄之　君請子畫畫計策

用於戰勝則無敵禮　七擒七縱諸葛亮　百戰百勝武安君　六

出奇謀陳平　決勝運籌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龍韜豹

畧　拔幟之計韓信攻井陘　劒術無前　碩畫大畧　制勝於廟

美遠畧　使輿曳柴而偽遁欒枝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　相時而動　專謀　知戰　觀釁而動中權後勁　其何不濟　以奇用兵老子臨難制變王兵先勝而後戰文子有征無戰　出奇於術內制勝於㡬中借箸　一當萬晉杜元凱有滅吳計語人曰以計伐戰一當萬成百克之計定一舉之功軍要兵機善計潛行破勍敵於籌畫之下奇謀獨運解重圍於談笑之間運謀戎畧伐謀伐之以謀畧受成成兵謀也苟未知兵何以為將智合於權義和於利料敵曳柴之謀破竹之勢將執律以嚴終在運籌而謀始能軍之畧　視

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曹劌曰大國難測懼有伏焉傳無扞採樵者楚伐狡莫敖曰狡小而輕請無扞採樵者以誘之帝王之兵貴謀賤戰　戰不必勝　不苟接刃趙充國云置之死地而後生韓信攻趙背水為陣曰今驅市人而戰故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也先聲而後實廣武君李左車曰軍固有先聲而後實左實右偽以旆先右以衣物為人形晉侯伐齊平陰時減竈孫臏伐龐涓增竈後漢虞詡升卿為武都守羌遮陳倉詡日夜行令士各作兩竈曰增倍羌見吾益倍必謂有郡兵來昔孫臏示弱今吾示彊羌果畏而不敢逼策慮愊憶漢陳易字公子不學古兵法帝使霍去病學孫吳故法曰顧方畧何如爾不至學古兵法百聞不如一見上問趙充國伐羌何如用

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也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

焚營 度尚為荆州以士卒驕不肯戰密焚其營珍寶遂破賊

清嘯胡笳 劉琨越石嘗為胡騎所圍窘迫無計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悽然中奏胡笳賊又流涕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攻其怠以擊疑 因其虚而止散

利以誘之 亂而取

孔與帝意合 裴度視行營奏攻取策與帝意合

誅易之兄弟 朱敬則初二張權寵盛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爾敬暉卒用其策

紿為臺檢 康日知少事李惟岳擢累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翟及部將百人啐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先鋒兵馬使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孱甚安足共安危哉吾城固士和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悦耳悦兵血觽邢壕可浮不能殘半堞況吾城之完乎又紿為臺檢示曰

使者齎詔諭中丞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斬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為觀察使

乘機決策 韓充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

咨逮戎畧 鄭雲逵李晟表以禮部侍郎為軍司馬時時咨逮戎畧

裴度 李師道怙強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濟合諸節度兵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即叩賊境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顏素少斷志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劉深抵鄆以營陽穀則人人殊死賊勢窮矣上曰善詔弘正如度言

淩敬說建德三利 竇建德諸將新破海公掠獲盈給日夜思歸凌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上策也且有三利乘虛擣境師有萬全一也拓土得衆二也鄭圍自解三也建德怒命扶

出果

敗

莫測其謀 董晉為宣武節度大使李萬榮死鄧惟恭總其軍晉受命不名兵惟幕府騶僕從之即日上道至鄭逆者不至人勸止以觀便宜晉不聽直造汴及郊惟恭始出迎謁既入即委以軍政無所改更莫測其謀

定襲蔡謀 李愬為隨唐鄧節度使吳秀琳舉文城柵降愬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以為將秀琳為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其戰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穫于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為突將自教之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

平賊策 韓文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

戈迴白日劒薄雲天 天街之北旋頭已落絕轡之野蚩尤未縛俾我元侯

恢弘遠畧終取單于繫之徽索李德裕紀聖功碑

雄畧動如神

杜甫

李愬入蔡州

張柴殲其戍勑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凛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于道張柴之東陂澤阻輿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為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絶洄曲道又以兵絶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

兵機事以速為神

李靖

蕭銑據江陵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掩耳

機不可失

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銑降

同上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又遣鴻臚卿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巳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頡利亡去

置酒城上

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瘡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确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遣彈琵琶使二女子舞

柴紹吐谷渾党項寇邊勑詔討之彼據高射紹軍雨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為弾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覰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斬首五百級

兵尚權權利於速

裴寂封聞喜縣公至河東屈突通未下而三輔豪傑多歸者唐公欲先取京師恐通掎其後猶豫未決寂說曰

今通據蒲關未下而西我腹背支敵敗之符也不若破通而後趨京師秦王曰不然兵尚權權利於速今乘機度河以奪其心通自守賊耳庸能患我一失其機勝負未可計也唐公兩從之留兵圍蒲而遣秦王入關

士夜艾而入　李希烈據汴滑副都統劉洽率曲環李克信軍十餘萬戰白塔不利夜入宋州時洽將高彥昭劉昌共嬰壘分守其屬作書言城且危彥昭視曰君輕我耶取紙自為書洽得書喜曰健將在西吾何憂選士八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傳城士奮出希烈大敗

兵詭道也難豫言　盛彥師與史萬寶鎮宣陽李密叛萬寶謂彥師曰密驍賊也以王伯當輔之抉思東歸之士非計出萬全不為也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為公梟其首萬寶問計答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即引衆踰洛水入熊耳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兵溪谷間令曰賊半渡乃擊所部皆笑曰賊移洛州何為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善

相我據其要必擒之密果至彥師横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及伯當

可與計勝 梁與晉爭德威從莊宗于河上莊宗問戰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係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爨具而營柵全是謂以逸待勞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遽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父子皆戰死五代晉臣周德威傳

孟方立 為昭義節度使晉遣李克修出兵方立以孤城自守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為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為然軍于滏水之西方立果帥兵來救為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守者皆不應方立

知不可乃歸飲酖而卒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為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五代本紀周世宗贊

上平戎十八策王忠嗣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强特文降耳乃營木剌蘭山諜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

出奇兵襲敵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伺虜隙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為用

隧地擒取李光弼入太原思明為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隤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斬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擒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

論軍旅勝負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斂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詘之以計然洛無見糧危偪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

闕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令委五百里而守闕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答

高仙芝 會連雲堡拔其城仙芝欲遂深入引師行三日過坦駒嶺嶺峻絕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憚險不敢進乃潛遣二十騎衣阿弩越胡服來迎先語部校曰阿弩越胡來迎我無慮矣既至士不肯下曰公驅我何去會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斷娑夷橋矣仙芝即陽喜令士盡下娑夷河弱水也既行三日越胡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謂小勃律王曰不窺若城吾假道趨大勃律爾城中大酋領皆吐蕃腹心仙芝密令元慶曰若酋領逃者第出詔書呼之賜以繒綵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谷不可得仙芝招諭乃出降因平其國

吐蕃入寇詔問計 郭子儀 僕固懷

思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為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慓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為亂者誘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令以刃相向乎帝曰善

沈毅有謀

李抱玉

柴孝和說李密曰

秦地阻山帶河項背之亡漢得之王令公以仁基壁回洛翟讓保洛口公東鎧保道趨長安百姓誰不郊迎是征而不戰也衆附兵彊然後東向指撝豪傑天下廓然無事矣今遲之恐為人先密曰僕懷此久顧我部皆山東人今未下洛安肯與我偕且諸將皆羣盜不相統一敗則掃地矣遂止

使賊不及計

薛仁果初仁果降諸將賀且問曰羅睺雖破而賊城尚堅王能下之何也秦王曰羅睺健將非急追之使得還城未可取也故吾使賊不及計是以克之諸將咨服

以智筭取之

魏元忠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元忠封事言命將用兵之要曰必其戰不顧死則

兵法謂敵能鬬當以智筭取之何憂不克哉

劉昌裔

吳少誠引兵薄城兵馬使安國寧謀應賊昌裔以計斬之名其麾下千人為饗人賞二縑乃伏兵于道令持縑者斬一不能脫賊聞解去

載嬰兒嘑諜下堡

羅士信次洛陽攻千金堡有惡言詢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嘑諜下堡若自東都出犇者既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無類

下令穀熟收以饋軍

麗王為梁州總管巴山獠叛王梟其首餘黨四犇屬縣獠與反者州里親戚為賊游說言不可窮躡王不聽下令軍中曰穀熟吾盡收以饋軍非盡賊吾不反聞者懼相謂曰軍不止吾穀盡且餓死乃共入賊營所與親相結斬渠長以降衆遂潰

謀晝多中

五代敬翔梁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為太祖謀晝多中太祖欣然以為得翔之晚

取其軍號

吳越錢鏐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鋸鏢

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係網沉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遽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内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之

猶豫兵家大忌

敬瑭其姓石氏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敬瑭獻計曰豈有軍變於外上將獨無事者乎且猶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願得騎兵三百先攻汴州夷門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驍騎三百渡黎陽為前鋒明宗遂入汴五代史晉本紀

閉壘示怯

王景仁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大敗之遂斬友寧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馳騶疾戰戰酣退坐名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

下不足平也梁兵大敗五代史

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八道急攻公孫文懿則捨其銳而趨其虛文粹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夫臨機制變又何可數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八道急攻公孫文懿則捨其銳而趨其虛緩以撓各從其利也

決策九重定計千里陸宣公奏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

巨謀纖計杜牧

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五代周臣王朴獻平邊策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

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

請哥舒翰固關無出軍哥舒翰當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殺人人怨之淹時月不能進尺寸地又郭子儀李光弼兵益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始悔反矣將還幽州以自固而國忠計迫繆說帝趣翰出潼關復陜洛時子儀光弼遥計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請哥舒翰固關無出軍

知機而不知權者得於預謀失於臨事知權而不知機者巧於臨事拙於預謀憑用之權論

料敵十二

白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趙簡子謂孟明彼見吾貌必有懼心郭嘉料孫策魏志孫策轉鬬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在官渡將襲許衆懼郭嘉料之曰孫策新并江東所誅者英髦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衆無異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爾必死匹夫之手策臨江為許貢客所殺漢髙問魏將是誰曰柏直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馮敬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將項佗不能當曹參吾無憂矣屈指魏志諸葛亮攻陳倉帝問張郃曰將軍到亮無得陳倉乎郃曰比臣未到亮已走屈指計亮糧盡不至十日郃晨夜至鄭亮果退聚米後漢馬援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所從道昭然可曉成擒袁尚救鄴諸將以尚歸鄉人自戰不如避之太祖曰尚帝曰虜在吾目中從大道來則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成擒矣果循山臨釜水為營公擊破之先勝後戰魏文帝欲伐不

從命吳蜀何先胃謝曰吳蜀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皆難卒謀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臣以今宜先文後武不從江陵役士多死也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謀

先開賞募山賊陳策衆數萬人太祖問可伐否劉曄曰策因亂赴險相依為彊非有爵命威信相伏畏死取賞愚智所同先開賞勸大兵臨之令下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

潘濬請以五千人擒樊伷吳志樊伷誘導諸夷以圖武陵孫權問潘濬濬曰五千兵足以擒伷權曰卿何輕之濬曰伷嘗為州人設食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亦侏儒一節之驗權大笑以五千人授濬果斬伷也

口對手畫張千秋與霍禹隨度遼將軍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問方畧形勢千秋口對兵事手畫地成圖無所失問禹禹不能記由是賢千秋

孔圖上河北險要李吉甫請任薛

平為義成軍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

料敵如神

韓充為義成軍節度使會汴軍逐李愿以李㝏主留事帝遣人問破賊期充對曰汴天下咽喉臣頗習其人然王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充料敵如神

不十五日破賊

韋表微戶部侍郎尹志詔叛詔李聽率師討之次河上天子憂無成功表微曰以聽軍勢不十五日必破賊及捷書上止浹日

所謂料敵者何

定乎得失之計始可兵出而決於勝負矣當料彼將吏孰與己和主客孰與己逸排甲孰與己堅器械孰與己利教練孰與己明地勢孰與己險城池孰與己固騎畜孰與己多糧儲孰與己廣工巧孰與己能秣飼孰與己豐資貨孰與己富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其勝哉通典兵料敵

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

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彊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周世宗本紀

救敗之師李靖九月蕭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王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從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自往與戰大敗

料敵明李靖贊曰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

料敵應變李勣用兵多籌筭料敵應變皆契事機

噫嗚咄嗟足以讋敵李密楊玄感嘗私密曰上多忌隋歷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後先密曰決兩陣之勝噫嗚咄嗟足以讋敵我不如公

出其意外杜牧宰相李德裕奇其才會昌中黠戛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

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為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

王晙上言

王晙進并州都督長史明年突厥默啜為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小殺繼降降者稍稍叛去晙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間延儻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内同邊虜久必為患

討勃律

李嗣業髙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為左右陌刀將從平石國初仙芝特以計襲取石其子出犇因結諸胡共怨之以告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為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絶而大食乘勝諸胡鋭于鬭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為後計仙芝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不可坐須菹醢即馳守白石

料内以敵外

郭元振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救十姓之地

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善為國者先料内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内然後安平可保

平川廣野騎兵所長

周德威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五代史

因其將退而擊

至于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横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東魏滑之軍居西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公先公可繼進德威馳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我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為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

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鄗追至于柏鄉橫尸數十里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同上

因其勞乏而乘之

宿湖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糗具而營柵全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為公殿遽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莊宗率銀鎗軍馳入梁陣德威父子皆戰死

決勝料勢決戰料情

閻寶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寶曰大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

不可失之勢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五代史

乘其馳突必欲驅除

豈可蓄虺穴于塞垣養蠆毒于懷袖乘其馳突必欲驅除昔晉侯報楚之功避子玉於三舍先軫捨秦之惠霞孟明於二崤安國庇人大義斯在一品集賜劉沔密詔

遠揣羌情終難保信

昔去病深入大漠亦殄殲戎近李靖再襲穹廬始擒頡利一品集賜張仲武詔

必不遊奕伏道

緣回鶻皆是騎兵長於野戰若在靖難以交鋒雖良將勁卒無以制勝比聞戎虜不解攻城則知除馬上馳突其他並不慣習臣伏料必不遊奕伏道又不會斫營儻令石雄以義武馬軍一千騎兼揀退渾精選步卒以為羽翼銜枚夜襲必易成功一品集

鬭羊

王君㚟破吐蕃於西說策其且敗因上雟州鬭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鬭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

方陣而罝

李光

弼賊帥周摯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陣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

引衆踰洛水入熊耳一山 盛彦師授行軍總管從平京師與史萬寶等鎮宣陽李密叛謀出山南萬寶問計答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即引衆踰洛水入熊耳一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兵溪谷間令曰賊半渡乃擊所部皆笑曰賊移洛州何為備此彦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善相我據其要必擒之密果至彦師橫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及王伯當

問破敵之期 王彦章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末帝乃召彦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使末帝問破敵之期彦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彦章受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會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韛急乘流而下彦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彦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五代

史

入人之國利在速戰 康延孝莊宗征蜀以延孝為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為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

羣下伏其料敵 江南野史劉仁贍[illegible]

白孔六帖卷五十二